

Clara：大家好，歡迎收聽我們的節目不為人知的香港故事，來自邊緣的多媒體敘事，在我們的節目裡面，你會聽到生活在香港，不同的人的故事，從本地華裔人士到非華裔的本地人，以及被邊緣化的成員，我們很希望透過分享他們的故事，可以一起思考我們的生活方式，創造一個更加包容和多元化的社會。我是香港浸會大學翻譯傳譯及跨文化研究系 Clara 俞川，今天我們播客的嘉賓 Enerlan Diza May Yap，是香港服務少數族裔非牟利機構的職員。今天她會在播客分享她的故事。

Diza：我是在香港土生土長，在香港讀書成長工作，現時是一間少數族裔非牟利機構的活動策劃員。

Clara：你能否跟我們說說你是什麼族裔和文化背景啊？

Diza：我是菲律賓人，但在香港出世的緣故，所以我也有其他族裔血統。我媽媽的有華人血統及西班牙血統，而我爸爸就有葡萄牙血統，但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香港成長，所以我的成長，價值觀，文化的背景，主要都為本地香港文化。還有一些是會跟隨菲律賓傳統，但我們農曆新年都會慶祝，而這就是我和弟弟在香港成長適應的生活模式。

Clara：富有情感又遊走邊緣的經驗挺有趣的。你說你在香港土生土長，那可以告訴我們求學時，是入讀什麼學校？是本地學校，國際學校，還是哪一類型呢？

Diza：當時讀的學校是一所半本地的學校，是私校。我上學時，我那屆及我早一屆的學生就有比較多多元種族的學生，但我之後的那一屆就主要為本地華人學生，所以學校會以少數族裔或種族多元為主的學生分一班，以其餘的班就主要為本地華人學生，基本就這樣，但因為我的成長我比較多與本地華人學生溝通，我發現跟華人交流比起跟其他少數族裔更容易，比較容易接近本地人，甚至我很多朋友他們都是一半菲律賓人一半華人，所以並不是因為種族而眾在一起，在香港長大，我沒並不覺得我只能跟同族裔的人交流。更多的是我的成長吧，而不是說我把我自己定義為什麼人？

Clara：在你讀書和成長的時期，用什麼語言呀？

Diza：英文為我第一語言，因為父母從小就教導我們英文是國際語言，所以很重要，父母指導下，我的第二語言就是廣東話，因為他們覺得住在香港懂得講廣東話，比懂得講母語更加重要，因為我的父母來自菲律賓的另一個城市，他們說的方言叫做米沙鄢語(Bisaya)，不是他加祿語(Tagalog)，我還是懂一點米沙鄢語，因為父母會在家中跟我和弟弟用這個語言，還是會學了一些用語，所以我們還是能說上幾句，但大部分時間我們在家都會說英文，甚至在外和朋友一起，都主要為英文，但有時候，尤其是工作時候，廣東話會用得更多。小時候，幼稚園上的是國際幼稚園，但後來小學及中學就上半私立學校，而我的身邊主要是少數族裔同學。但以前讀書的時期，沒分什麼我是這族你是那族的，要交什麼朋友等等，主要性格合得來，就可以一起玩，以前我一直都覺得香港是非常多元，大學裡也有很多元種族的學生，所以我覺得香港沒有太多種族上面的問題，我覺得香港還是挺共融的。之後我開始全職工作，我在一家傳統本地 NGO 工作，就算我們主要服務地

對象是少數族裔，但我發現同事對於少數族裔群體的理解是非常不同，可能原因主要是他們沒有結交過太多少數族裔的朋友，或者與少數族裔的群體太少的接觸，在此方面我就看到有距離，透過舉辦不同的會議、工作坊以理解少數族裔群體，才發現原來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差距，大部分市民只有因為工作或居住區域的緣故才有更多機會與少數族裔接觸，所以大眾對於少數族裔的理解還是不足的。

Clara：多謝你分享工作上的見解，你可不可以向觀眾簡單描述一下你的工作呀？譬如你工作的 NGO 服務範圍，你是負責什麼？工作為什麼跟少數族裔有關係呢？

Diza：我工作的 NGO 有很多不同的服務，而我就進入了少數族裔服務的部分，而我的工作內容就是活動策劃員，舉辦活動及工作坊，幫助他們的就業需求，所以通常我們會舉辦履歷工作坊、求職信工作坊或者教他們準備面試等等，有時我們市場部也會舉辦招聘展覽，展覽多數主要為少數族裔而設，為少數族裔找尋更多工作的機會，這就是我的工作。

Clara：聽起來這份工作一點也不簡單，都需要與很多少數族裔溝通，而你作為一個活動策劃，你又覺得自己的身份在 NGO 跟同事及你的服務對象又有怎樣的聯繫呢，因為我知道大部分你們的服務對象都為少數族裔，而他們又是怎樣的背景呢？他們主要來自哪些國家呢？

Diza：他們主要是來自巴基斯坦、印度及尼泊爾，有些來自孟加拉，或者其他相近的亞洲國家，我們最近也有來自英國的，但他們主要還是來自東南亞、南亞這些地區國家。

Clara：明白，那麼你會怎麼看待自己的成長經歷呢？因為你剛剛描述，你覺得你成長在國際化而且有多元經歷的環境，之後你又提及工作，然後逐漸理解到香港社會上，文化上及種族上的分歧，你會怎麼形容你這些經歷呢，或者你有什麼想法呢？我記得你是在大學主修 IT，是什麼讓你走上 NGO 的職業生涯，服務邊緣化人口呢？

Diza：首先我會先說說我是怎樣入行吧，當時我在香港城市大學修讀 IT，後來發現我對 IT 的工作真的不感興趣，畢業後根本不想做相關工作，所以我透過 NGO 的服務，找到現時這份工作，他們也有青少年服務團隊，當時我入行是服務青少年的，然後就找到以前的兼職及現時的全職工作。在同一機構做了一年的活動助理後，我現時在同一機構出任活動策劃員。這份工作讓我更了解香港及香港文化共融現狀，這些也是我的個人經歷，同時都了解到社會上的空缺。首先我分享個人的經歷，因為我是菲律賓人，我以前有少數族裔同學，一齊成長過，我以為應該要跟 EM（少數族裔）接觸是不太困難的，但我發現其實還是不容易，第一個差異就是年齡，很多大部分服務使用者都是 18 歲以上，所以服務年齡為 18 至 60 歲，甚至 60 以上，這是一個很大的年齡範圍。

Clara：對，這是一個很大的年齡範圍。

Diza：而第二個差異就是語言，即使我是菲律賓人，而我們也有菲律賓的服務使用者，但菲律賓服務使用者並不是最大的群組，主要的還是來自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但我不懂他們的語言，所以跟他們還是以英

文交流，有時我亦都會遇到懂得和講廣東話的服務使用者，所以我們會以廣東話作為溝通的渠道，但這也讓我理解到，我跟他們還是有差距。因為他們本身三個國家都比較鄰近。很多方面比較相似，而菲律賓是東南亞國家，所以我們與巴基斯坦、印度及尼泊爾還是很不一樣，還是有文化差異，尤其因為我在香港成長，我明白香港的生活模式、工作期望、價值觀等等，而我們好多服務使用者是來自於他們的國家，主要還是跟從他們的國家工作文化，所以來到香港時，會感受到文化衝擊，也重新學習文化，以往在自己國家可以接受的，在香港就未必能夠被接受，所以在我工作的過程中，服務他們同時，我也了解了很多關於他們的國家和經歷，分享同時，幫助他們融入香港的工作文化，但對於 30 歲 40 歲甚至 50 歲的人群來說，挺困難的，你需要重新學習所有事，我也明白這挺困難的，適應一個新環境可以令人很沮喪，尤其你已經對於自己所有的是那麼的習慣。

Clara：謝謝你分享這故事，要重新學習同一件事，重新學習自己明白不同的文化概念，以不同的角度去看文化及文化多元，這些其實是非常有意思的，遇到的人，遇到的事，也是學習，那我想問你，你會怎麼形容或者你對於少數族裔或者小眾，是有怎樣的理解呢，又是否一定代表邊緣化呢？

Diza：當我第一次聽到小眾的時候，我覺得我也是一個小眾，因為我不是本地華人，但後來我開始在 NGO 工作，我發現原來有很多菲律賓人，不計我們的服務對象，其實香港有一大群菲律賓移工家庭傭工，如果將這些數字都加起來，我們可能會有一大群或者跟華人相約的人口吧，我也不太清楚。所以後來社福界將少數族裔的一詞改成種族多元，因為他們不想邊緣化其他人，或將大眾誤以為是小眾，所以第一步要明白的，就是其實我們有一個很大的種族多元人口，而我覺得這個用詞上的改變也是值得稱讚的，好開始。

Clara：我喜歡這個用詞，現在我們有其他不同的方式稱呼非華裔，有時很難以一個名詞去定義，因為有些人是混血，所以現在我們決定慢慢改變少數族裔此用詞，人口普查每十年數據會公佈一次，政府就是用非華裔以稱呼少數族裔，而現時用詞用語開始強調香港種族的多元化。你覺得香港擁有文化多元嗎？語言上我們亦談及了很多，語言及文化多樣性，還有當中改變，你是有什麼體驗呢？

Diza：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很開心的是看到大家開始意識抬頭，但與此同時我有點驚訝的是我們比起其他國家依然有點落後，當然我們沒有辦法跟新加坡比，因為新加坡是一個有完全不同背景故事發展的國家，但在我中學及大學教育，我以為工作環境會跟我中學大學的環境相似，都有文化共融，但事實依然有差距，尤其是傳統企業，以我個人經歷來看，我就沒有經歷太多的種族歧視，當然不時還有一些耳語，但沒對於我或者我家人有太大影響，相比起我的同事，如果他們有比較深色的膚色的話，會遇上更多種族歧視，所以某程度我是比他們幸運的，與此同時，他們亦讓我理解到，我其實沒有辦法完完全全去理解他們的經歷，這些是他們每天會經歷的事情，但因為我的膚色和我的樣貌，我沒有機會去經歷他們所經歷的，有好有壞吧，好的是我開心這些事情沒有在我生命中發生，但我更加希望我可以更理解他們。

Clara：剛剛你提到你覺得香港還有空間成長，尤其是加強社會及文化共融，你朋友同事、少數族裔朋友同事可能都有經歷過一些不快，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有什麼令你覺得香港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才能成共融社會呢？

Diza：舉個例子，我媽媽會被問「你是菲律賓人？你皮膚這麼白，一點也不像菲律賓人」，聽起來不是什麼負面的說話，但事實上佢經常聽到，她也會問究竟是不是大家都以為菲律賓人有深色皮膚，所以見到看到皮膚這麼白的菲律賓人就有點驚訝？這也發生在我另外一個少數族裔同事身上，她是尼泊爾人，所以她膚色也比較淺，她在上一份工作也經歷同樣的事情，對她有點衝擊。當時她也是剛到香港不久。當然社會上對其他族裔有很多的刻板印象、前設，甚至有些比較極端的例子。即使他們說流利廣東話，就是因為樣貌不同，他們求職時都會被拒絕，即使求職程序已經去到電話面試，像電話會談的過程中，他們亦有說我覺得你很適合，我會請你，但當他們親眼見到他的時候，就會覺得跟他們預期不一樣，所以最後拒絕他，這是個同事所經歷非常不快的經歷。

Clara：有點令我驚訝的是，還有人會以貌取人，如你所說，香港對比起其他國家，社會共融還是有改善空間，即使我們的「死對頭」新加坡來說，他們也是非常多元的文化，你剛剛亦提及有些同事並非華裔，你和少數族裔同事及華裔同事的相處又有所什麼不一樣呢，當然我用一個很直接的二分法，但你又有沒有覺得面對不同的同事是有不同的體驗呢？

Diza：確實是挺不同的，有時也令我覺得自己很不同，譬如語言，我曾經跟我弟聊過，如果我語言含有文化，所以與我的少數族裔同事以英文溝通，我有些部分跟他們也有共鳴，例如是我的成長環境、對世界的看法，甚至與華裔接觸的經驗等等。我覺得我們的思想概念也有點西化，例如大家對我們有很多的前設，但我們都可以一笑置之，與此同時，亦都了解發現香港有這樣的前設歧視，其實是個問題。但對於本地同事，我明白有些人未必真的接觸很多少數族裔，同時接觸我們也讓他們有機會練習英文，就算他們沒有接觸文化多元人士的太多經驗，但至少這些都是機會讓他們學習了解其他族裔。即使當初大家的理解都有差距，亦有很多刻板印象，但後來因為我們有很多混血兒，是有很多不同族裔的同事，這些刻板印象都被瓦解，讓他們重新學習了解到有些事情是不對的，所以是學習過程，有機會見證這些事情，也挺美好的，雖然遲了點，但他們努力學習改善。

Clara：我覺得這些互相理解及連繫，只能透過互相理解、互動的時候建立。我們剛剛談及很多過去經歷，現在我想問問我們展望將來，將來對非華裔人士的你來說是怎麼樣的呢？我開始有意識要小心使用少數族裔一詞了，所以想問你作為非華裔的居民來說，你是如何展望你的將來呢？

Diza：我覺得進入社福界後，工作讓我知道我是有責任的，尤其我對話當中提及，我不想有人標籤我為本地人或菲律賓人，因為我的成長，所以我某程度創造了一個屬於我的獨特身份，而我希望，也覺得自己有責任去教育別人，尤其講到歸屬感及對於自己身份的探索，我所分享的我的經驗或許都沒有辦法，一概而論，或者可以被標籤為刻板印象，你不需要選擇一個身份然後去發掘，因為探索自己文化身份是一個過程，

Clara：絕對是，我覺得這亦是一個過程讓大家走出自己的舒適圈，每個人都有偏見，每個人都有有程度的偏見，前設刻板印象，但很開心的是，今天有你在此與我暢談。最後我比較好奇的是，你會怎樣形容你在香港的存在呢？如果只能用三個詞的話？

Diza：我會說是複雜，混合及文化。

Clara：複雜，混合及文化，確實，文化是複雜、亦是混合，身份及語言都是混合，你可以解釋一下為什麼你會選這三個字，對你在香港的存在又有什麼意思呢？

Diza：會選擇文化，是因為我有不同的文化，不單止血統上，成長上，是個菲律賓人，但在香港土生土長，但我有接觸很多西方媒體，所以這整合了我的成長及我個人在文化當中的歸屬，而混合，我選擇這詞是因為我是菲律賓及香港文化的混合體，如果要準確分類的話，我未必能夠被分到某一個類別，但我兩邊都有受影響，這亦代表我這個人，而複雜就是因為身份認同這議題，社會對於人士都有很多的期望或者一套規範，香港有很多不同的群體，而我非常喜歡及尊重群體這概念，但這概念對於我個人及我家人來說就不太適用了，我們成長有點被孤立的感覺，在自己的空間並非跟隨菲律賓或者華人團體社區的規範，所以這就是我的成長及價值觀。成長過程中，以上事情都可以變得複雜，不單是因為種族的問題，有時也是性向有關。早十年前大家都傾向於將自己標籤，大家都明白可以有一個概念，就是你是怎麼的人或者你是什麼人，但後來，慢慢發現我根本無法完全符合他們的標籤描述，所以我無法將自己定義，這亦是文化及混合文化之複雜。

Clara：我也知道你常去菲律賓去探望家人，那麼你在菲律賓的文化及語言上的體現是如何呢？你跟他們會說英文嗎？還是你會用在香港不同的語言？

Diza：我的第一語言是英語，也是我主要所用的，所以就算我明白他們說其他語言或他加祿語，還是會用英文回答，我們會叫這種語言為 Taglish 或者他加祿英文，或米沙鄢英文，在當地語言當中加入一些英文，但語言依然是一個很重要的聯繫。在我成長的過程中，父母將廣東話視為優先，即使我聽得明白方言，但有時我的家人，他們可能會有點面皮薄不敢說出口，或會猶疑，因為他們覺得用蹩腳的英文表達有點尷尬，這也是雙方會遇見的尷尬，但過幾天後就會逐漸消失，之後語言就會慢慢融合，我的菲律賓語就會慢慢說得越來越多，他們的英文亦逐漸改善，慢慢溝通就越來越好，但是我覺得我要和本地社區團體和群體建立聯繫是比較容易的，因為我常用廣東話，尤其在工作上，所以對我來說要和人接觸溝通比較容易。

Clara：用語言連繫，有趣，你剛剛提及在學校成長工作中，你有很多懂廣東話人士的朋友同事，那你跟他們相處的經驗又是如何呢？由於我廣東話不是母語，所以我都會盡力使用，但有時我跟廣東話為母語的人聊天，他們會用普通話回答，我覺得，用不著吧？我廣東話真的那麼差嗎？所以我想問問，你跟他們接觸的經驗及你如何與他們連繫呢？

Diza：我也有經歷過，有時有點無奈，因為我想練習廣東話，但是我的同事或許想練習英文，我會用廣東話說話，而他們就用英文回答，但我說廣東話啊，當然希望他們用廣東話回答，所以也可說是也是語言上的小小衝突，回到同事這個問題，我覺得還是我的成長吧，我的成長影響了我想參與的群體，大家有共同的成長

背景、語言及語言上的理解，無拘無束的，或許剛開始時會還有差距，或者有障礙，但發現理解大家之後，理解概念後，語言就是一個工具，當我們大家有意念相同的連接，語言就會接上來，現在我很慶幸，我有很多同事亦是我的朋友，他們可以和我練習廣東話，而我又可以跟他們自然地練習英文，就是簡單的美好。

Clara：很棒，我明白你視香港為家，你會稱香港為家，縱使有過去的語言挑戰及所有種種的經歷，那你覺得我們可以做什麼讓香港是一個文化語言上都更為共融呢？又可以怎樣將香港變得更加包容呢？

Diza：像我剛剛提及的，很慶幸的大家都開始意識抬頭，但可以做的還是不要以貌取人，不要以他們吃的食物、服飾、信仰去定義人，我覺得每個人都是獨特的，應該要被發掘、被了解，或者我們會花很多時間去 google 理解不同的文化，但有這些基本意識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樣就是不需要放太多強調在群體社區、社團這些概念上，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不需要強調種族，沒有了前設及刻板印象，或者大家的理解就會加深，我相信可以更加直接促進大家的連繫。

Clara：我很欣賞你剛剛說的，很多人會希望大家將自己標籤，然後以一套的規範模式去生活，亦以該套模式規範去批判別人。今天的談話非常開心，給我很多的啟發，多謝你！

Diza：謝謝！

Clara：我們也會將「意識」、「複雜」、「混合」及「文化」牢牢記住。

Diza：好！

Clara：謝謝！

Diza：謝謝！